

欽定南史

卷之十
九二六二

南史卷二十六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十六

袁湛

弟豹

從弟粲

豹子淑

象

淑兄子顗

顗從弟

象從弟昂

馬仙琕

昂子君正

君正子樞

樞弟憲

君正弟敬

泌

袁湛字士深陳郡陽夏人也祖耽晉歷陽太守父質琅邪內史並知名湛少與弟豹並爲從外祖謝安所知安以其兄子玄女妻湛宋武帝起兵以爲鎮軍諮議參軍以從征功封晉寧縣五等男義熙十二年爲尚書右僕射武帝北伐湛兼太尉與兼司空尚書范泰奉九命禮

拜授武帝帝沖讓湛等隨軍至洛陽住栢谷塢泰議受
使未畢不拜晉帝諸陵湛獨至五陵展敬時人美之初
陳郡謝重王胡之外孫也於諸舅敬禮多闕重子絢湛
之甥也嘗於公坐慢湛湛正色謂曰汝便是兩世無渭
陽情絢有愧色十四年卒贈左光祿大夫文帝卽位以
后父贈侍中以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敬公
大明三年孝武幸籍田經湛墓遣使致祭增守墓五戶
子淳淳子植並早卒

湛弟豹字士蔚好學博聞善談雅俗每商較古今兼以
誦詠聽者忘疲爲御史中丞時鄱陽縣侯孟懷玉上母

檀拜國太夫人有司奏許豹以婦人從夫爵懷王父大司農綽見居列卿妻不宜從子奏免尚書右僕射劉柳等官詔並贖論後爲丹陽尹太尉長史義熙九年卒官以參伐蜀謀追封南昌縣五等子子淑

淑字陽源少有風氣年數歲伯父湛謂人曰此非凡兒至十餘歲爲姑夫王弘所賞博涉多通不爲章句學文采道豔從橫有才辯彭城王義康命爲司徒祭酒義康不好文學雖外相禮接意好甚踈從母兄劉湛欲其附已而淑不爲改意由是大相乖失淑乃賦詩曰種蘭忌當門懷璧莫向楚楚少別玉人門非植蘭所尋以久疾

免官元嘉二十六年累遷尚書吏部郎其秋大舉北侵從容曰今當席卷趙魏檢玉岱宗願上封禪書一篇文帝曰盛德之事我何足以當之出爲始興王濬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淑始到府濬引見謂曰不意舅遂垂屈佐淑答曰朝廷遣下官本以光公府望也還爲御史中丞時魏軍南伐至瓜步文帝使百官議防禦之術淑上議其言甚誕淑喜誇每爲時人所嘲始興王濬嘗送錢三萬餉淑一宿復遣人追取謂爲使人謬誤欲以戲淑淑與濬書曰聞之前志曰七年之中一與一奪義士猶或非之況密邇旬次何其裒益之亟也竊恐二三諸侯

有以觀大國之政遷太子左衛率元凶將爲逆其夜淑
在直呼淑及蕭斌等流涕告以明旦當行大事望相與
戮乃淑斌並曰自古無此願加善思劭怒斌懼曰謹奉
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真有是邪殿下幼時嘗患風
或是疾動耳劭愈怒因問曰事當剋不淑曰居不疑之
地何患不剋但旣剋之後爲天地所不容大禍亦旋至
耳劭左右引淑衣曰此是何事而可言罷劭因起賜淑
等袴褶又就主衣取錦裁三尺爲一段又中裂之分斌
與淑及左右使以縛袴褶淑出還省繞牀至四更乃寢
劭將出已與蕭斌同載呼淑甚急淑眠終不起劭停車

奉化門催之相續徐起至車後劭使登車辭不上劭命左右殺之於奉化門外槐樹下劭卽位追贈太常孝武卽位贈侍中太尉諡曰忠憲公又詔淑及徐湛之江湛王僧綽卜天興四家長給廩淑文集傳於世諸子並早卒兄洵吳郡太守諡曰貞洵子顗

顗字國章初爲豫州主簿累遷晉陵太守襲南昌縣五等子大明末拜侍中領前軍將軍特新安王子鸞以母嬖有盛寵太子在東宮多過上微有廢太子立子鸞之意從容言之顗盛稱太子好學有日新之美帝怒振衣而入顗亦厲色而出左丞徐爰言於帝請宥之帝意解

後帝又以沈慶之才用不多言論頗相嗤毀顓又陳慶之忠勤有幹略堪當重任由是前廢帝深感顓慶之亦懷其德景和元年誅羣公欲引進顓任以朝政遷爲吏部尚書封新塗縣子俄而意趣乖異寵待頓衰始令顓與沈慶之徐爰參知選事尋復反以爲罪使有司糾奏坐白衣領職從幸湖熟往反數日不被命顓慮禍求出乃除建安王休仁安西長史休仁不行卽以顓爲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顓舅蔡興宗謂曰襄陽至惡豈可昌邪顓曰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今日之行本願生出彪口且天道遼遠何必皆驗如其有徵當脩德以禳

之於是狼狽上路恒慮見追後至尋陽曰今知免矣與鄧琬款狎過常每清閑必盡日窮夜顓與琬人地本殊衆知其有異志矣及至襄陽使劉胡繕脩兵械會明帝定大事進顓號右將軍遣荊州典籤邵宰乘驛還江陵道由襄陽顓反意已定而糧仗未足欲且奉表於明帝顓子祕書丞戢曰一奉表疏便爲彼臣以臣伐君於義不可顓從之顓詐云被太皇后令使其起兵便建牙馳檄奉勸晉安王子勛卽大位與琬書使勿解甲子勛卽位進顓號安北將軍加尚書左僕射顓本無將略在軍中未嘗戎服語不及戰陣唯賦詩談議而已不能撫接

諸將劉胡每論事酬對甚簡由此大失人情胡常切齒
恚恨胡以南軍未至軍士匱乏就顓換襄陽之資顓答
曰都下兩宅未成方應經理不可損徹又信往來之言
言都下米貴斗至數百以爲不勞攻伐行自離散於是
擁甲以待之明帝使顓舊門生徐碩奉手詔譬顓曰卿
未經爲臣今追蹤竇融猶未晚也及劉胡叛走不告顓
顓至夜方知大怒罵曰今年爲小子所誤呼取飛鸞謂
其衆曰我當自出追之因又遁走至鵲頭與戍主薛伯
珍及其所領數千步取青林欲向尋陽夜止山間宿殺
馬勞將士顓顧伯珍曰我舉八州以謀王室未一戰而

散豈非天耶非不能死豈欲草間求活望一至尋陽謝
 罪主上然後自刎耳因慷慨叱左右索節無復應者及
 旦伯珍請求間言乃斬顓首詣錢溪馬軍主襄陽俞湛
 之降湛之因斬伯珍併送首以爲已功明帝忿顓違叛
 流尸於江弟子彖收瘞於石頭後岡後廢帝卽位方得
 改葬顓子戢昂戢爲黃門侍郎戍益城尋陽敗伏誅
 粲字景倩洵弟子也父濯揚州秀才早卒粲幼孤祖哀
 之名之曰愍孫伯叔並當世榮顯而愍孫飢寒不足母
 琅邪王氏太尉長史誕之女也躬事績紡以供朝夕愍
 孫少好學有清才隨伯父洵爲吳郡擁弊衣讀書足不

踰戶其從兄顗出遊要愍孫愍孫輒稱疾不動叔父淑雅重之語子弟曰我門不乏賢愍孫必當復三公或有欲與顗婚顗父洵曰顗不堪政可與愍孫婚耳愍孫在坐流涕起出早以操行見知宋孝武卽位稍遷尚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侍中孝建元年文帝諱日羣臣並於中興寺八關齋中食竟愍孫別與黃門郎張淹更進魚肉食尚書令何尚之奉法素謹密以白孝武孝武使御史中丞王謙之糾奏並免官大明元年復爲侍中領射聲校尉封興平縣子三年坐納山陰人丁承文貨舉爲會稽郡孝廉免官五年爲左衛將軍加給事中七年轉

吏部尚書左衛如故其年皇太子冠上臨宴東宮與顏
師伯柳元景沈慶之等並擣蒲慙孫勸師伯酒師伯不
飲慙孫因相裁辱曰不能與佞人周旋師伯見寵於上
上常嫌慙孫以寒素陵之因此發怒曰袁濯兒不逢朕
員外郎未可得也而敢寒士遇物將手刃之命引下席
慙孫色不變沈柳並起謝久之得釋出爲海陵太守廢
帝卽位慙孫在郡夢日墮其胷上因驚尋被徵管機密
歷吏部尚書侍中驍衛將軍慙孫峻於儀範廢帝保之
迫使走慙孫雅步如常顧而言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明帝泰初元年爲司徒左長史南東海太守慙孫清整

有風操自遇甚高嘗著妙德先生傳以續嵇康高士傳
後以自況曰有妙德先生陳國人也氣志深虛姿神清
映性孝履順棲沖業簡有舜之遺風先生幼夙多疾性
疎嬾無所營尚然九流百氏之言雕龍談天之藝皆汎
識其大歸而不以成名家貧嘗仕非其好也混其聲迹
晦其心用席門常掩三逕裁通雖楊子寂寞嚴叟沉冥
不是過也脩道遂志終無得而稱焉又嘗謂周旋人曰
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唯
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旣並狂反謂國主之不
狂爲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

必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
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歡然我旣不狂難以獨立比
亦欲試飲此水矣幼慕荀奉倩爲人孝武時求改名粲
不許至明帝立乃請改爲粲字景倩其外孫王筠又云
明帝多忌諱反語袁愍爲殞門帝意惡之乃令改焉二
年遷領軍將軍仗士三十人入六門其年徙中書令領
太子詹事三年轉尚書僕射尋領吏部五年加中書令
又領丹陽尹粲負才尚氣愛好虛遠雖位任隆重不以
事務經懷獨步園林詩酒自適家居負郭每杖策逍遙
當其意得悠然忘反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粲率爾步往

亦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詠自得主人出語笑款然俄而車騎羽儀併至門方知是袁尹又嘗步履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顧到門求進粲曰昨飲酒無偶聊相要耳竟不與相見嘗作五言詩言訪迹雖中宇循寄乃滄洲蓋其志也七年爲尚書令初粲忤於孝武其母候乘輿出負塼叩頭流血塼碎傷目自此後粲與人語有誤道眇目者輒涕泣彌日嘗疾母憂念晝寢夢見父容色如平生與母語曰愍孫無憂將爲國家器不患沉沒但恐富貴終當傾滅耳母未嘗言及粲貴重恒懼傾滅乃以告之粲故自挹損

明帝臨崩粲與褚彥回劉劭並受顧命加班劔二十人給鼓吹一部後廢帝卽位加兵五百人元徽元年丁母憂葬竟攝令親職加衛將軍不受性至孝居喪毀甚祖日及祥詔衛軍斷客二年桂陽王休範爲逆粲扶曳入殿詔加兵自隨府置佐吏時兵難危急賊已至南掖門諸將意沮咸莫能奮粲慷慨謂諸將帥曰寇賊已逼而衆情離阻孤子受先帝顧託本以死報命日當與諸護軍同死社稷因命左右被馬辭色哀壯於是陳顯達等感激出戰賊卽平殄事寧授中書監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領司徒以揚州解爲府固不肯移三年徙尚書令